

黑龍江外記

黑龍江外記卷六

長白西 清

黑龍江極邊苦寒之地自設將軍鎮守凡旗民雜犯重罪載在刑律者或以免死或以加等發遣茲土分管東安插當差爲奴諸條各有等差惟官吏奉諭遠夷徒置不在常例其雜犯每歲踵接而至無慮數百人向皆分遞諸城惟呼蘭琿春吉林呼倫貝爾界俄羅斯不多遣邇來爲奴者齊齊哈爾雷大半外城不過十之二此輩中由敎匪洋盜免死悍戾成性與他命盜案及牽連坐罪者尤不同約計齊齊哈爾今有三千餘名餘城亦千名以外蓋久未停遣東來者日眾游手聚居是在撥遣鈐束之有法耳

旗人發遣向皆隨旗當差近亦有割面爲奴者一蒙古一漢軍
皆京師舊家子

發遣當差者旗人本旗點卯民人水師營點卯而仍按期點卯
於兵司有保者免點號曰保卯不則一月三點其令至嚴

齊齊哈爾隨旗當差者滋事有據例送部改發他省亦有不送
部徒置黑爾根等城者一時權宜非定例

隨旗當差者俗呼點卯底三年無過許在配披甲然有所繫接
嘗不待三年卽占土缺餘並傭於店肆苟且自活不然抱瓦盆
可燒酒枕籍號呶於城市間致以狗皮見嘲而已狗皮無賴之
稱

流人初至齊齊哈爾不盡畱也視其案重而貌狠者分送諸城

流人憚之資緣求免則中飽之機巧者乘之更有不端桑梓出郭歡迎陳塞上之情形脫肩頭之行李一墮其術身難自主受害有不可勝言者

流人罪狀不一皆自標名目曰書案曰花案書案以文字得福殃及子孫藥錮塞垣有至四五代者花案則狂且蕩子之流所謂自作孽也

爲奴者律書給披甲人爲奴給索倫達呼爾爲奴舊亦書給窮披甲爲奴從無給官員爲奴及給發遣當差者爲奴字樣而兵丁得奴向亦惟貧者勤者有勞績者給之示鼓勵故有叩謝官長之禮從未有勢家子弟始列親隨卽邀分賞者土人言將軍傅玉給一奴如賜萬金非受知深難遽得是可爲法

將軍傳五 見一卒挑菜勤苦給奴代之後遇卒問奴何如卒曰
善詰其所以然卒莫能隱乃曰某父既飽扶杖牧豕不自逸渠
猶高臥不下炕也將軍怒立鞭徒更給卒以馴良者又江西王
某爲奴於某甲一日將軍見某甲自擔水問左右記嘗給渠一
奴曰然然則何不令擔水曰書生不能也然則書生但能殺族
父乎立杖王某徒墨爾根所謂殺族父卽犯字貫獄者某所發
也後所犯子孫亦以滅死來成甫入城某適以是日死
流人妻子緣坐者奴之隨帶則否隨旗當差某書官御史得一
奴揚州人隨妻少女見者慕焉一日妻手御史舌訴主者言御
史無狀證以掌上物主者恐陷御史薄責奴而出之此婦泣爲
媼然御史之舌終不辨其何以斷也

賈坻某爲奴於達呼爾筆帖式家甫二日先爲奴者乘其出搜囊得二餅啖之甘以餉筆帖式之母妻俄某還見啖者皆嘔水睨其囊餅失疾呼以桐油解亟亡去去則飲桐油者皆死獨筆帖式妻息尙存捕得某問餅所從來坻也所以防不然者然自言在家曾毒死姦婦之弟解刑部按之烏有僅以毒餅案論死奴亡去謂之賣逃痞子由免死減等者官兵三路追捕謂之攔逃痞子追者嘗多獲者嘗少例無賞罰官兵不力故也

齊齊哈爾舊有西洋人入水師營安插又有金川甘奉將軍傳玉命運內興安嶺亂石在齊齊哈爾北境建造調樓二座今尙存

黔奴俗號花臉子滿洲呼爲薩布什圖諸城皆有齊齊哈爾最

取大半閩粵楚產儒者服役主家黠者贖身自便網魚採木耳趁覓衣食稍有立業至娶婦生子稱小康者其無賴乃聚賭窩倡竊馬牛爲事甚或結識將校勾引工商興訟造言主不能制官府亦不加察猶以給奴爲恩得奴爲喜強賣逼贖諸弊叢生是在當時者思思豫防渙其羣而約之以法所關於地方不小也

土人於國語滿洲生知先天之學也漢軍等部學知後天之學也然以都人視之土人皆生知也蓋都人語文而散土人語質而練都人義冠博帶有矜持心土人大戟長矛無造作氣此官話鄉談所以辨歟

國語蒙安陵寢也額伊福塚墓也土人多呼塚墓爲蒙安將軍

那啟泰 斥正之然習而不察如此類者正多此土語之所以不可爲訓也

索倫語多類滿洲達呼爾語多類蒙古聽之既熟覺其中皆雜漢語龍沙記略云索倫達呼爾語音與蒙古稍異閒雜漢語當是元代軍民府之遺此說得之惜未見其全書亦不詳何人撰案龍沙記略一卷桐城方式濟撰式濟字沃園康熙己丑進士官中書舍人嘗省親至塞外黑龍江記所見開考核山川古蹟以成此書近人何願船朔方備乘已採錄十之八九又有楊氏柳邊記略詳于明末兵戍台站道里之數趙馮叔曾重刊之柳邊記略山陰楊賓字大瓢撰其父書戍靈古塔大瓢萬里省親百計營葺卒以赦得生還康熙初孝子也

晉商與蒙古索倫達呼爾交易皆通其語問答如流蓋皆童而習之惟通國語者寥寥滿洲多能漢語故也布特哈近歲能漢語者亦多然故作茫然不先出口此其狡黠之一端呼倫貝爾

則實不能土人無問何部繙譯通鑑綱目三國志

案此乃續清三國演義圖

初盛行非陳承詐書

類能強記剽爲議論而不知讀繙譯四書五經其習

漢書者三字經千字文外例讀百家姓名賢集然於論孟學庸略能上口卽止閒有治一經誦古文數首者又皆徒事佔畢不求甚解是以通者絕少第能句讀部檄得其大旨則羣起而指目爲才人此英俊者所以不能有成也

蒙館諸書買之店肆紙版模糊字多減筆如聖賢作丕矣與作有之類不知何處得來余嘗授一漢軍門人易書詩三經卒業皆余行笥中物則書之不行於塞上可知然嘗見士人家有內版爾雅盛京通志八旗通志詞林典故寫本春秋左氏傳汲古閣五代史古香齋淵鑿類函坊刻通鑑綱目史記漢書評林管

子顯鐵論參同契擊壤集記效新書籌海重編廣博物志祕書
廿二種呻吟語施愚山集午亭文編諸書又問有明史武備志
數理精蘊東醫寶鑑協記辨方書及郡邑諸志皆散佚斷爛不
可收拾則書之不重於塞上可知說者謂崔氏顯時子弟知習
漢文故其家多書後式微書亦散亂今所存止此然已無能開
卷者再閱十年不知又居何等此亦不獨塞上爲然也爲之一
慨

齊齊哈爾蒙師最多束脩至薄有以負欠與訟者墨爾根黑龍
江蒙師寥寥有志習漢書多倩晉商指授故口中別字愈不勝
數

滿洲曲類古樂府如云阿穆巴摩薩齊斐圖門阿尼牙德伊集

密譯言既伐大木燒億萬春也阿穆巴博商阿斐阿卜開克什
德班集密譯言巨室成荷天恩也長篇短句意皆類是然多拍
手以歌不似蒙古隨以火不思若索倫達呼爾曲聲調亦頓挫
可聽惜不解其詞意要之淫哇之音少也

盛京通志稱土俗云行者不齋糧而雞黍之誼必篤父兄對賓
客子弟侍立執杯杓必恭案今黑龍江城一帶過客到門必留
酒食肴不過豬肉雞卵而以雙上爲禮如雞卵二杓豬肉亦二
杓也飲酒則子弟執壺侍側酒不盡不去果如志所云他城雖
不逮髣髴似之

滿洲宴客舊尙手把肉或全羊近日沾染漢習亦盛設有饌然
其款式不及內地味亦迥別庖人之藝不精也所謂手把肉持

刀自割而食也故土人割肉不得法有屯老二之謂

土人過節上元湯圓端午角黍中秋月餅家自爲之店肆亦有
醫者惟二月二日太陽糕九月九日花糕不見食之者此與都
下少異

土人以黃米造酒謂之黃酒又有名秋酒者關以東處處賣之

達呼爾以牛馬乳造酒案漢書謂之桐酒謂之阿爾占漢名奶子酒蒙

古諸部家有之南酒來自奉天歲不過數罇燒酒來自伯都訥
歲不下數十萬觔從前呼蘭議開燒鍋將軍觀明駁之至今不
果行

土人熬飲黑茶間入奶油炒米以當飢黑茶國語喀喇紋也茶
葉來自奉天一包謂之一封又稱一箇性不寒能消肥膩塞中

爭重之亦有淪香片大葉等茶吸以蓋碗者滿洲漢軍數家外
晉商多如此

土人官戴纓帽兵戴貂尾帽貂尾一雙也七之爲貂纓官于役
用之兵帽冬皮春夏秋皆絨夏日雨纓帽官及幕府貼寫用之
而墨爾根等城草帽亦綴貂尾兵丁之便服也

索倫達呼爾以廕頭爲帽雙耳挺然如人生角又反披廕服黃
毳蒙茸少見多怪者鮮不望望然去之然亦窮苦者裝飾如此
商販春秋氈帽夏草帽惟晉商帽皆有纓夏必戴雨纓在呼倫
貝爾者不然居然蒙古也

土人以褶襖布製袍或用繭綢色尙藍灰醬次之皆缺襟亦有
服綢緞者十僅二三則其得之不易可知

協領等三品官服長褂佐領以下在印房者偶服之餘皆馬褂
宗室恆秀為將軍帖寫中能事者賜服長褂一時榮之以為可
比阿喇哈筆帖式今不行

冬衣名哈爾瑪兒者鹿鹿等皮之毛落而韃存者也服之作苦
最耐磨涅

官員公服亦用一口鐘朔望間以襲補褂惟蟒袍中不用一口
鐘滿洲謂之呼呼巴無開襖之袍也亦名一裏圓

極邊苦寒過夏猶服棉衣禦冬可無毳服然窮檐委巷襦袴闕
如所賴就火一烘向陽一曝又慮風雪不時艱於柴草則兵力
之拮据亦有司之所當知也

官兵向皆著布韉近日官多緞韉冬日行役率著烏拉踏踏瑪

兒烏拉鞵類踏踏瑪兒鞵類並牛革爲之鞵底而藉以草溫煖
異常

兵多勒子鞵達呼爾則有卓鞵鞵尖繡白雪頭嫩江以西類然
夏日婦女多跌足或刻鞵行然野花滿髻老少無分故有修頭
不修腳之諺

達呼爾女紅綴皮毛最巧嘗見布特哈幼童服一馬褂雉頭氍
毛爲之均齊細整無針縫迹覺程據所獻不爲奇異

齊齊哈爾人家門皆高大可通車院皆寬敞可容牛馬屋不過
二三層間造重門設照壁然牆多及肩行路窺見堂奧若墨爾根
等處則幾於折柳而樊矣

草屋南向者三楹或五楹皆以中爲堂屋西爲上屋鄉居者率

稱西面爲德爾吉譯言上也蓋尙右之意

草屋一苫可二十年土屋須歲歲損壞土屋謂之平房列肆者多居家者少至以瓦爲之不過佛殿數楹非僅陶瓦難得也禦寒不如草舍故人不用

屋脊置木架壓草以防風掃謂之馬鞍亦有以軛代者不多見柱埋於地露二尺許造屋其上貯不耐潮溼之物望之如水榭者曰樓房倉廩類然人家亦有然大風有傾欹之患故亦不多牆有土築者堊替者泥堆者堊替最耐久堊者野甸泥塊土草結成堅如磚齊齊哈爾外城壘此又有拉哈牆縱橫架木椽草束密挂橫架上表裏塗以泥薄而占地不大隔室宇宜之

窗自外糊用高麗紙紙上攪鹽水入蘇油敷之藉以禦雨冬月

盈窗樞間層霜內積如樹介稍暖則化點滴如雨

屋內三面皆炕燒之室自煖不然雖煨紅爐寒氣不散地下四時堅凍卽三伏炕必一二日一燒否則腰脊間易致疾疾甚須以熱炕烙之

寒賤者兩家做居一室僅以各炕爲畛域客來仍許借宿無間城鄉類如此

久燒之炕洞中積有煤灰往往隨煙出簫延燒廬舍故炕必一歲一掏謹修之乃無患

屋側煙筒過簷數尺磚者望之如窳堵一家不啻五六座亦有土木爲之者卑陋不耐風雨

煙筒出火曰煤了疾散鹽一握或投豬矢於簫而密堵竈門其

火自息

達呼爾屋脊插一小幟院中亦樹高竿無斗而縛草一束與滿洲家索摩小異滿洲漢軍及流人家亦立天燈然平時點者少正月點者十室有九

呼倫貝爾布特哈居就水草轉徙不時故以穹廬爲室最便搭拆穹廬國語曰蒙古博俗讀博爲包冬用氈毳夏用桦皮及革然布特哈近日漸能作室穹廬之多不似舊時風氣一變

一統志稱黑龍江性質樸果決好耕植之餘勤於騎射弋獵兼習禮讓務農敦本盛京通志稱齊齊哈爾性質樸好射獵兼習禮讓務農敦本而不逐末墨爾根民性勁質務農之餘熟嫻騎射黑龍江風氣醇古人樸厚好騎射呼倫貝爾人勁勇性質直

耕藝日勤漸成沃土此全省風俗之大較也以今日觀之滿洲
直而勇漢軍精而文索倫達呼爾等渾然噩然有穀飲鶉居之
意至於務稼穡習田獵臨陣遇敵奮不顧身無問何部族皆出
性成是性在良有司栽培誘掖使之勤不爲貪剛不爲亂範圍
於禮義廉恥之中以保全其果敢雄強之氣則有補於干城藩
衛者大矣

滿洲漢軍女旣聘婿先行叩頭禮然後送簪珥衣服富者或致
羊豕鵝酒謂之過禮娶之夜婿家黃紙朱書麒麟在此四字貼
門上女乘綵輿與前懸飾籬及鏡沿路放爆竹鼓樂導之明日
設席待親族賀者至飲酒三杯輒去擇日更設席謝之

達呼爾巴爾呼以牛馬爲聘禮多多益善禮不備女不容娶然

婿既行鳴喇扎發密禮許來往女家與女同寢處稱夫婦故有聘逾數載乃能備禮迎娶者往往子女成行隨母入門而翁姑受拜仍以新婦稱之鳴喇扎發密譯言執手

滿洲漢軍皆與蒙古通婚姻然娶蒙古者多達呼爾巴爾呼自相婚姻或與蒙古通營站官屯則滿洲漢軍娶其女者有之官員有力者妻不生子或怵愚不任家政則更娶一妻號二房此舊俗也近則有二房不已復娶三房皆良家女媒妁所成舉樂肆筵親族聚賀然不敢報幕府請領賞銀則事干例禁其人非不知

土人婚娶無附遠厚別之義惟漢軍果氏以爲係出滿洲瓜爾佳與瓜爾佳氏世不結親此外無別豪族尤甚人死三日既薄

替其子以紙囊盛紙錢負入土地祠卽神前曳囊三匝覺重曰
亡者收去出而焚之謂之送裕褊

喪家門內樹高竿揭旛昇輓用槓以旗扇輿馬爲執事皆與都
下略同然富者爲亡人焚裘帽一火嘗抵千百金從前猶焚輿
馬侈僭之甚

人死焚屍而瘞曰熟葬老人間有免者然亦滿洲漢軍數家熟
葬之法昇棺至郊野置柴上請師舉火火熾屍起挺而仆之須
與肉盡骨僅存然後拾貯所謂淨匣中而瘞之土然師之業苟
不精骨亦易爲灰燼此勢家之所以嚴擇師也

呼倫貝爾布特哈人死挂樹上恣烏鳶食以肉盡爲升天世有
烏葬樹葬之說卽此俗

流人死苟且棺殮瘞城外往往受狼犬之累掩骼埋胔之令惜無行者而發塚一事亦時有之

土無片石凡葬處亦有封樹間立碑碣石皆來自奉天質麤易泐雖以崔氏之盛墓碑亦然佳石尤難致可知

親死服百日薙髮應役有職者遇缺准陞因之憤憤者小祥未過居然娶妻納妾假口於例不丁憂失之遠矣

客死者柩還鄉時請鬼票於城隍廟遇關津焚之云不然魂不得過龔君光瓚又爲亡兒寶寶請鬼票於幕府皆理之必無而事之竟有者

佛滿洲家立索摩竿春秋二仲行還愿跳神背燈換索諸禮與都下無異漢軍舊家祭先有燒香禮亦春秋舉行餘關帝馬神

等祀滿洲漢軍按期舉行誠敬

庫雅喇滿洲以犬祭天閒用牛近則諱犬而謊言用豕不知犬日糞獻古禮以之薦宗廟何諱爲

達呼爾家父子兄弟如千人其西壁草人亦如千微具眉目囊其半身死去之生增之歲時祭祀所謂祖宗也巴爾呼亦然其祖宗最忌動搖觸之主人必病病則祭以肉舉家分肥故下戶狡獪者饒則陰撼壁上囊可笑也

滿洲清明墓祭新墳插佛朵舊墳插柳枝皆示人有後意佛朵之式粘五色紙條如幡漢名佛花都下亦用

水讀爲髓柴讀爲財土音也元旦擔水抱柴扣門戶問之答曰送財則入之而置其水其柴釜竈中大喊曰添財添財家家如

是

上元城中張燈五夜村落婦女來觀劇者車聲徹夜不絕有鑊五六尺冰爲壽星燈者中燃雙炬望之如水晶人此爲難得

四五月青草初生載酒牽羊飲宴於江邊林下號曰耍青

除夕人家門外燒馬通店肆門外燒炭蓋都下柏葉炬歲之意向來爆竹極少近則通市轟然亦有鎖金門神五綵畫幅之類官宅則封印條示春聯一如內地

俄倫春俗重鮮食射生爲業然得一獸卽還家使婦取之不貪多亦不以負戴自苦索倫達呼爾舊亦然近日漸知樹藝開地日多呼倫貝爾依然畜牧爲生宮在羊馬力田者寥寥也

俄倫春婦臨產夫爲搭棚寮數里外送婦居之既生兒彌月乃

迎歸

達呼爾病必曰祖宗見怪召薩瑪跳神禳之薩瑪巫覡也其跳神法薩瑪擊太平鼓作歌病者親族和之歌詞不甚了了尾聲似曰耶格耶無分晝夜聲徹四鄰薩瑪曰祖宗要馬則殺馬以祭要牛則椎牛以祭至於驢黃牝牡一如其命往往有殺無算而病人死家亦敗者然續有人病無牛馬猶宰山羊以祭薩瑪之令終不敢違伊徹滿洲病亦請薩瑪跳神而請扎林一人爲之相扎林唱神歌者也祭以羊鯉用腥薩瑪降神亦擊鼓神來則薩瑪無本色如老虎神來猙獰媽媽神來噢咻姑娘神來覲覲各因所憑而肖之然後扎林踞陳祈神救命意薩瑪則啜羊血嚼鯉執刀槍叉挺卽病者腹上指畫而默誦之病亦小愈然

不能必其不死口云能致病者小愈者其志誠壹能凝神定氣之惑我者輕安則我之應物者順神凝則氣凝神住則氣住

小兒病其母黎明以杓擊門大呼兒名曰博德珠如是七聲數日病輒愈謂之叫魂處處有之博德珠家來之謂

內地掘僵屍火之呼爲旱魃黑龍江呼旱孤椿明季已有此稱成化閒錦州賀給事欽嘗寓書有司禁其事近歲齊齊哈爾大旱喇嘛請雨率健兒十餘輩大索孤椿不得詭云將與龍戰致土人耗金錢無算卒不雨

喇嘛有跑斃術蒙古達呼爾失物喇嘛以繩繫板斃挽而咒之斃自行如飛止某家日盜也搜之無獲則又咒斃又自行嘗止數家失物卒無跡而數家傾筐倒篋所失轉多然不過鄉愚受

其惑近乃有行之官府釀成重案者

蒙古盜馬得罪所盜馬本官代賠無力者例在將軍幕鑽刀自明謂之起誓

老嫗多耶術乞貨不遂咒人生瘡往往得雞魚骨於瘡內因之殘廢名曰種蠱嘗見范石湖文集云嶺南有采生之害其術於飲食中行厭勝法致魚肉能反生於人腹中而人已死則陰役其家初得疾覺胸腹痛次日刺人十日則生在腹中也凡胸膈痛卽用升麻或膽礬吐之若膈下痛急以米湯調礬金末二錢服卽瀉出惡物或合升麻礬金服之不吐則下李巽巖侍郎爲雷州推官鞠獄得此方活人甚多按所云與種蠱相似不知古方能驗於今日否

一嫗工咒人無可咒孫孫死跪所奉木偶前許以子祭婦微
聞之搜篋得木偶針置釜中壓以石燒之初聞釜中如兒啼俄
嫗踉蹌自外來曰心痛心痛大號一聲竟絕

齊齊哈爾賭風最盛貴賤老少罔不酷好大者擲骰壓寶以多
金較勝負小者闕於打插蓋卽關葉子戲婦女尤嗜之飽食終
日浮蕩成風甚且因此破家而不閉以賭博得罪者至如流人
設局漁利寺廟店肆處處爲博場亦肆無忌憚之一端惟將軍
傅王禁賭最嚴犯者繩以重法如治盜賊而盜亦聞然遂至夜
不閉戶

邊俗不甚別男女出則同川而浴居則短垣可踰一二守禮者
往往爲蕩子所指目百計剔黷務卽敗行乃己倡妓之輩其始

流入賤戶迫於凍餒爲之近聞土人亦漸不自惜狂夫引邪入室公然與母妻雜坐良婦女率好冶容豔飾出入於叢祠鬧市閒甚至恣爲狎媒不可問邇年齊齊哈爾忽有女曲呼窟窿班皆關內人從伯都訥等城來或投宦宅或匿僧寮勸觴伴宿人爭昵之得軍令始驅境外然因是破家傾生者比比矣焉得胥境內風靡而盡禁革之使之務本還淳豈非地方一大造福事

黑龍江外記卷六終

黑龍江外記卷七

長白西 清

黑龍江始爲將軍者吉林滿洲薩

布素

富察氏以盛古塔副都

統征羅利有功因有是

命據通志公在鎮垂二十年凡所興作足傳久遠故一時有文

武幹濟之稱然嘗見侍郎宗室塞

爾赫

送德處士芳卿扶父薩

將軍柩歸葬祖塋詩云扶櫬承遺命東歸黑水濱我憐今孝子

人憶故將軍秋冷黃榆日霜連紫塞薊門煙樹晚悵望獨斜

曛則謂公歿於鎮者傳聞特異

繼薩

布素

爲將軍者沙

納海

寶鼎

宗室法

都

宗室揚

福托

成

泰富

爾丹

那

蘇圖

卓

爾海

塔

爾岱

烏

里布

額

勒圖

博

第

富

爾丹 綽爾多清 達爾當阿達色 綽爾多國 多歡富 價格 傅玉

宗室增海傅玉 宗室永璋 宗室恆秀 宗室琳室 宗室都爾嘉明

亮舒亮 宗室永瑞額勒伯克 那啟泰 宗室景瑞 那啟泰 觀明並

今將軍宗室斌靜 凡三十有四人而中有前後兩任者富爾丹

綽爾多傅玉那啟泰也

將軍國多歡 初下車問邸中器具是前任所遺抑有司備辦曰

出於商販悉命還之一日造支窗竿甚佳問價曰不用然則匠

人布施乎命給價而猝召匠詰問知得價乃已將軍觀明 照市

價買物仍防閑家人不令商販隱受累嘗買羊報價錢一千五

百呵之曰安得如是賤將苦商販以諛我乎強給三千錢故至

今商販稱二公謂其情節不汙與綽爾多傅玉並堪千古口云使馬

如羊不以入廩使金如粟不以入懷
邊將惟康公知人情乃能樹威信也

將軍宗室永

珉

喜吟詩與龔君光瓚唱和有作皆召書甚見親

禮然一筆不當意猝付所司拘繫旋釋之待如初嘗贈龔云塞垣離索少知音兩兩枝頭話夕禽獨爾才華能好古共予筆硯足論心囊中應得新詩富胸次都無俗念侵魑魅喜人須著意等閒莫漫作狂吟見垂戒之意今寺院多玉華主人詩將軍自號也

副都統以文雅稱者黑龍江慶

森

墨爾根富

增格

皆京師滿洲

慶號雨亭能詩喜作字土人得尺幅寶之福號松巖日事吟咏如諸生既去遺稿一冊土人得之後歸識者攜入都

管庫主事景

善

伉爽寡合不爲眾喜一日某庫總管承將軍指

借支庫銀三百兩景不可強之則大憲曰堂委總管欲挾我欽
除主事噶職掌耶卒不與其後某主事怯不敢抗擅出銀三千
兩應所需幾罹危法殊昧前車之鑒相傳景能詩喜園碁後陞
盛京戶部員外郎

土人以勳閥著者首推將軍塔爾岱瓜爾佳氏齊齊哈爾滿洲

也雍正十年積功授本省將軍乾隆六年九月御賜詩云百戰
歸來嬰礫身凌煙姓氏竟誰倫是時合適林中趣憐爾仍隨整
後塵赫奕虎符叨寵舊輝煌竹簡紀功新爲詢閱歷疆場事幾
度聞之屢念頻詩卷今存協領穆克登布家嘗屬余以國書譯
之穆將軍曾孫也

土人有住京之例尙書阿爾麥都統阿爾保皆以此起家尙書

漢軍崔氏也初以水師營六品官爲將軍辦棺木誤進雙槩不自安遂居京師受

世宗知累擢將軍總督內用戶部尙書乾隆初爲家丁所戕歸葬齊齊哈爾城北俗稱總都墳都統達呼爾也徵時以射名將軍傅五素知之會選善者隨

駕木蘭意在阿不願行五發故不中拂將軍意鞭三百強遣之至則爾京師累官至鑲藍旗蒙古都統諡壯勇墓在齊齊哈爾城西嘉慶九年

賜葬有碑

公海

爾察

呼倫貝爾索倫也徵時爲流人朱姓御貨車往來奉

天吉林爲朱所重會金川用兵公以庫圖勒殺賊有功受知大

將軍阿文成公由是累擢將帥爵列上公相傳公貴還鄉宿朱
家賂遺特厚又言公征臺灣接弟書訴齊齊哈爾某官詬辱甚
公怒奏調某爲戈什哈將報之凡見某勤勇過人大呼曰幾誤
我遂累薦某至協領皆盛德事近有副都統倫布春布特哈索
倫也征川楚有功方賊被執頃爭欲一見倫大人見則言將帥
皆如公我輩何敢有今日土人識公者亦稱驍勇類海公而守
正不阿過之惜早亡

布特哈由屯索倫也生有膽力善用強弓大箭嘗射鹿洞胸矢
橫雙樹間鹿奔而矢不折爲佐領以事罷潛之木蘭卽
車駕前一發得虎

高宗壯之取視其矢歎曰箭與鏃耳呂布善射未必能爾累擢

至齊齊哈爾副都統

沙^晉呼倫貝爾索倫也驍勇號無敵俄羅斯憚之越境盜牲畜不犯其帳一日沙外歸聞牛馬爲俄羅斯掠去徒步追及盡剿則盜者十餘輩驅其牛馬唱以還自是俄羅斯兒夜啼稱沙^晉來卽止如古人呼麻胡云

協領^倫瓜爾佳氏齊齊哈爾滿洲也素懇直習事所擬苟合例將軍駁之輒搖首瞠目辯堂上必待盡諾然後已以是見忌思構之會^紐受部下羊草一千束乃以贖貨處下劫奪戍伊犁初將軍^劾紐已發摺事^秘紐不知至是聞

命卽自去帽頂詣所司請速上刑具將軍微悔之傳令暫歸家與妻子別紐不願登車徑去後赦還終於家

佐領恭

秦

崔氏也管上站時往來自備粟脯不以擾站丁會冬

月包魚雉幕府沿例徵馬革恭不奉今日馬不死革安從來將

殺馬以進革乎抑減馬芻秣以易革也其兄肇

蓋

固勸之卒供

不如數後爲黑龍江佐領自度不能容謝病歸鄉居二十年年

七十有五卒肇

蓋

嘗官參領以五世同堂旌門如例

摩凌阿俄倫春阿

穆勒塔

公海

蘭察

義兒也生而醜怪多力馬

步逸追之掣尾則馬不前願嗜酒次輒醉嘗指瓶謂其僂曰瓦

器何知容如許忘憂物我輩號骯髒者苟胍肫者不若盍不羞

死後征川楚以功授總管加副都統銜

士人鮮能詩者惟聞崔君琿一絕云客況淒涼不可評挑燈獨

坐待天明雙親若問今朝事風雨連綿在伴城又過將軍灘云

我本將軍子何妨過此灘君尙書阿爾賽子嘗捐州同刻有吟

稿不傳

漢軍知習漢書然能執筆爲文者絕少其能尊禮文士以書傳家者尤不易得惟聞崔布衣璠不惜重貲購書史爲子延師歲費百餘金此爲巨擘近則水師營四品官果君德興年逾三十爲倉官聞請戍者講四子書愛之遂命子弟悉讀漢書見一通文墨者雖在城旦鬼薪禮之惟恐失君猶子齊轍布受業於余故知之悉

達呼爾富林齊齊哈爾人以馬甲貼寫幕府喜與蒙館老生遊

久之漸知書理習卜易祀先亦設神主部俗盡改同類目爲怪物不郵也嘗言跳神一事不見經傳既知其非而因循不改用

夏變夷之謂何其識如此惜未三十病卒

滿洲漢軍及營站孀婦守節者有請旌例今齊齊哈爾城中節婦坊數座惟木城北梁氏一坊輒爲之規模較大俗有賢孝牌之號梁氏漢軍監生崔君珮室

齊齊哈爾烈女長姐馬甲西納穆保女也鄰人羅羅科逞污之長姐力拒被害事

聞入祀節孝祠此乾隆三十九年事近歲有某女者親歿養某協領家稍長協領將納爲妾女不從徑入副都統宅泣訴身爲族人且與協領有瓜葛不應辱以賤婢副都統素厚協領乃官聘此女而薄罰協領以勾當公事至都又官屯女殊色者某協領欲娶之爲二房女不可父母逼之以死誓曰兒生官屯至賤

嫁三品至貴特未必相安且若家既有妻而又娶婦禮耶聞者
莫不嗾女福薄噫此獨非巾幗中有丈夫氣者歟惜佚其姓氏
一滿洲媼鄰舍火起擬負祖先木主避之而繩屢斷至不可結
乃坐地大哭將自焚婦視之所結者引火艾繩也又一漢軍媼
夜半避鄰火且行且仆然猶手家譜一冊不肯投親故兩媼非
知書者而所行合禮

布特哈老婦佐領妻也夫亡訟產幕府主者少之語偶不遜婦
怒袖出一卷置頭上大呼云盲官認此何物敢辱四品命婦耶
視之誥軸主者大窘

上人言初設十九站廬舍器具皆成來之總督蔡榮捐辦按八
旗通志名宦大臣傅蔡毓榮字仁庵漢軍正白旗人康熙二十

五年由雲貴總督內遷總督倉場戶部右侍郎轉兵部左侍郎尋以罪謫戍口外未幾

召還三十六年卒士人所云殆卽此公特其名字傳焉耳

阮侍郎葵生茶餘客話云猗氏衛爾錫旣齊撫黔時以苗變得罪戍黑龍江其友劉六皆爲之經畫行李歲時餽問不絕逾年召還於是見前輩交誼古道照人

一等男訥爾模滿洲人康熙間戍齊齊哈爾與桐城方君登嶧

善鄂勒特犯哈密時

朝廷徵黑龍江兵進勦訥具狀請從不果賦詩云小醜逞螳臂大威振九征西陲馳羽檄東海動霓旌沙磧雙丸駛丹心一劍橫空存繫越志誰爲請長纓詩名畫沙集方君登嶧序云拙庵

十三年居窮髮之地吟誦弗輟暇則以塞衝曳短車出郭荷鋤
移野卉數十種蒔階下非襟懷浩落烏能如此拙庵訥自號也
方恪敏公觀承未遇時變姓名爲馬飛熊往來齊齊哈爾左右
其父袁簡齋枚隨園詩話載公句云龍來陰嶺作遊戲雷電光
中舞雪花卽此時作久之父歿方嚴骸骨遺鄉之禁公盜之覺
杖幾死頃之復盜竟徒步負入關余嘗見土人家行書一幅署
名桐城方登嶧或卽公之尊人

案方登嶧字覺宗號屏坊官工部主事以家累謫塞外恪敏公

之祖也恪敏之父名式濟字沃園官中書舍人侍父均歿塞外

聞嘗撰卜奎雜志一書惜不傳

先叔母之祖李徵君錯漢軍人居盤山著尚史睫巢集世稱廬
青山人有兄銀號伊山官佐領以事謫戍徵君念其老病請假
省視居匝月歸事載徵君行狀戍何地未詳畫沙集有送李伊

山以運餉蒙

恩解成詩云雪消遼海霽雲開揚柳春風拂面來萬里羽書飛
玉塞十年塵劍返金臺輓芻應比蕭何力勒石原饒班固才行
矣前程須努力漫憐羈旅重徘徊然則謫戍乃在齊齊哈爾而
黑龍江亦徵君遊屐所及故陳董公梓爲徵君誌生曠稱其東
涉遠有所會心輒沈吟延竚或窮險極幽披拾放失遇有道者
必質所疑叩精理蓋謂此也

富察尙書傅鼐雍正四年爲盛京戶部侍郎以事戍黑龍江九
年

召選李徵君錯作家傳云公遭峻責被嚴譴所親代之憂公方
率老僮腰斧伐山木故上有以結

主知而旁人莫窺其涯涘袁簡齋枚撰神道碑云公聞

命負書一篋步往率家僮斧薪自炊於此見尙書行乎患難卓
有本末

海盜李仁山援戍齊齊哈爾妻查氏自都買一婢偕來省視久
之與婢各舉子歸贖仁山罪還於鄉查之弟儉堂中丞禮也所
著銅鼓書堂遺稿中有文云雍正己酉仁山戍卜奎在京師北
六千里自瀋陽抵卜奎中間千數百里無居民晝則子行夜則
露處豺虎四嘯霜雪盈野數語寫塞外景象逼真但謂卜奎在
京師北誤也六千里之說亦不合或其時道路故迂遠歟

河間齊某戍黑龍江沒有年矣有子在籍欲收骨而艱資斧僞
腐豆爲藥且行且售病應手愈因得善價莫測其所以然也已

負骨歸行次窩集遇三盜泣陳其事盜憐之贈金方拜謝一盜
擗踊大號曰若輩孤不遠數千里爲此舉自命英雄如我可漠
然置之耶因別其黨云若等自便我且之肅州尋親揮手竟去
事載姑妄聽之紀文達公昫之書也文達自言十一二歲聞之
叔父事當在康熙雍正間所云窩集林木深處非地名

滿洲世臣字嵩喬雍正丁未進士爲盛京禮部侍郎得罪戍齊
齊哈爾一日點卯來稍遲主者鞭之歸卽恚憤成疾卒此乾隆
十九年事嘉慶二年其子保文來訪遺殖不得晝夜持零丁哭
市上甚哀一白髮者見之遙指倉後叢草云記少時見此葬一
人聞其足履卓韉乃曾戴紅頂者或卽若翁如其言擗之果見
卓韉乃輿榼歸白髮者漢軍也余嘗見而親詢之惜逸其名

齊齊哈爾城東一墳類僧塔而所葬京師蒙古也其人精術學
言事多中一時有半仙之目將死謂儕輩曰我某日死可葬某
地見有馬騎人者是吉時至期果有健兒負駒過遂葬之土人
至今道其事訪其姓名曰保額爾克

章嶺山汝楠紹興人乙榜宰甘肅得罪戍齊齊哈爾館水師營
呂家坐臥一室終年不出戶部侍郎保泰高其學品數招之不

就也門人呂君景儒將婚嶺山召與翻語云某昔與老妻初接
面約以寡言笑毋預家政比作令得三悅母一老妻弟婦分其
二若二則母一藏一不忍獨與妻也其善誘多此類久之老且
窮或周之可以無取必不取曰不忠不孝可復以貧賤累人乎
後赦歸呂君述其事程君煥爲文記之

甘肅案遺戍道府州縣官在齊齊哈爾者若汪君皋鶴史君堂
黃君道暉今寺院皆有筆墨遺蹟惟宋知縣土人多稱其老而
工詩不幸客死然無能舉其名號鄉貫者隨園詩話云杭州宋
笠田明府名樹穀宰蕪湖有賢聲罷官再起補兩當縣過隨園
一宿而別聞爲甘肅案謫戍黑龍江年近七旬恐今生未必再
見幸鈔存其詩然則土人所稱詩話所載也

流人通文墨類以敎書自給齊齊哈爾最著者江西王雨亭霖
教授八旗義舉仿周興嗣千文撰萬字文未就卒天台齊丹峰
傳繞老不廢詩或傳其在獄咏岳忠武手植柏云冰雪含神古
風波抱恨深佳句也家有寫本萬卷樓稿余嘗借而觀之蓋次
風宗伯召南之書丹峰宗伯族子後亦死戍所河南李謙六慎

吉初傭呂君景儒家既呂君見其能文請爲諸子師有勸其立家室者謙六以家有糟糠辭時人義之俄卒裁三十餘又范如松者字近光安南人事黎維祁爲大臣阮光平立入中國安插水師營亦以訓蒙爲業識者稱其熟於史鑑慷慨有華風後釋歸國

常州龔藥林光瓚戊齊齊哈爾妾生子小名寶寶聰慧嗜讀書將軍那啟奉數使鈴下蒼頭負入邸第命說易大義一日寶寶問將軍乾爲天爲父坤爲地爲母天地父母一而已我乃一爺而二娘然則地固可多於天歟將軍無以對漫曰在常州爲江南地黑龍江爲塞北地地雖多其實一也若有兩母將母同寶寶諾之而心不然頃之口占一聯云秋光凝白露寒影入黃花

越數日竟殤時重陽後也裁九歲

關內人來貿易俗稱跑腿有費姓者不詳何籍在齊齊哈爾貿易頗以信義稱一日致粳米一石於章君汝楠且畱小摺請憑此日取筋肉以養老章君訝非素識卻之費厲聲曰某非有求於先生以先生行誼過人而貧若是故分衣食之餘供養之卜奎之大安知無類某者聞風繼起則先生可以不死某豈有求於先生哉章君卒不受費涕泣去不知所終章君嘗作詩記其事後程君煥和之有廉讓之閒容我輩漢唐以後得斯人句費可不泯矣

土人無知醫者醫多來自內地余惟聞晉商武謂善鍼灸施藥濟人不計利得良醫體章君汝楠爲作傳以授呂君景儒呂君

亦業醫讀書心細不輕下藥偶時疫作陰合藥投井中活人甚夥是真不愧武謝

黑龍江外記卷七終

大四十八
小五

黑龍江外記卷八

長白西清

黑龍江土脈宜糜子糜子粒如穀子微大赤黃二色煨以熱炕然後碾食諸書多以為稷土人呼為伊喇伊喇國語黍也若稷當曰斐式赫今不言斐式赫而言伊喇是以糜子為黍與書不合按月令章句云稷秋種夏熟歷四時備陰陽穀之貴者說文云大暑而種故謂之黍今考糜子五月種八月即熟俗稱六十月還家與說文合則土人以為黍呼曰伊喇固宜且按字書糜從米無穀解糜从禾音門謂梁粟惟糜从黍說文稜也呂覽陽山之稜注冀州謂之糜又嘗見汪氏昂注本草云稜乃黍類似粟而粒大疏散乃北方下穀南土全無北人亦不之重所謂稜

卽糜子足訂諸譌益以知方言之足資考證也

小麥春種秋收磨麪勝內地充貢者將軍副都統等公捐麥價羅五六過塵飛雪白如東晉賦所云歲以六月時進十二囊囊六十觔十一月年貢亦附之

蕎麥出黑龍江城者尤佳麪宜煎餅宜河漏甘滑潔白他處所無河漏挂麪類俗稱合絡河漏二字見本草綱目

鈴鐺麥橫麥也墨爾根黑龍江以秣馬亦配穀糶貯倉然不經久易霉爛

蘇子可榨油多種之地不宜脂麻香油來自奉天至貴桐油本官貯物由部頒價採買然近亦多雜蘇油矣

稻米自奉天來者食者少價亦過昂他如高粱稗子黑豆豇豆

之屬皆土產此外有穀穗長尺許色如血名老羌穀有蔬類蒿
苜而葉深碧上有紫筋名老羌白菜其種自俄羅斯來人家偶
見之非園圃所重老羌白菜或書作俄羅斯松蓋菘字之誤
流人開圃種菜所產惟芹芥菘韭菠菜生菜芫荽茄蘿蔔王瓜
倭瓜慈蒜秦椒茄長而不圓王瓜長者幾二尺皆四月後上市
鶩之然亦惟齊齊哈爾如是墨爾根黑龍江皆自食不賣呼倫
貝爾布特哈俗重肉食無菜色也

野菜有名柳蒿者春日家家採食味初不甚鮮美滿洲謂之額
穆毗國語蔡曰額穆毗豈其種耶

藥如赤芍黃岑百合防風土黃連益母草茵陳車前子之類境
內產之然惟益母草有人熬膏餘皆不採藥店所售貨自奉天

以廣亂真多無佳品

相傳齊齊哈爾東北山中亦產人蔘以路隔紅眼哈坍人不敢過紅眼哈坍淤泥地也人行輒陷萬無生理野鳥亦不敢落昔年有盜採者紅眼哈坍既凍去將化還率以俄倫春爲前導石則路徑易迷虎狼害尤不測

野花多不知名人家嘗栽者不過罌粟鳳仙虞美人蜀葵牽牛江西蠟數種萬壽寺玫瑰兩叢將軍府芍藥數本色略有致無香間有種丁香菊花石榴者內地購來經年卽萎否則有葉無花地極寒故

地寒花果絕稀四月中見杏枝繁蕊簇可供膽瓶蓋屯中人自野甸折來詢其結實大不及指此外了無春色棠梨花葉望之

皆似白丁香或言土人繫緝條其上伏臘祭之忌折其枝此俗
今不聞

歐李野果也異域錄作歐梨或云卽郁李大如櫻桃色味皆如
李漬以餲蜜秋日下酒佳品有言歐陽文忠使契丹嗜此果因
名歐李者附會可哂

伊勒哈穆克叢生黑龍江城山野中色紅味甘酸大如豆摘食
入口成漿置盂中不久化爲水國語花曰伊勒哈水曰穆克故
漢名花水亦名高麗果又有都實者伊勒哈穆克類也和牛乳
造爲烏他味殊甘美

榛子生於野甸樹大如荆棘實圓滿未可以十榛九空之諺例
之經荒火者尤佳炒而售者高唱火燎榛子終年不絕

人家隙地種煙草達呼爾則一歲之生計也自插秧至曬葉肝
賦之勞婦女任之皆自糶於城市富者坐車牛貧者披裘放帽
踞地上曉出暮歸無閒風雪夫若子不預其事得錢則分之

達呼爾以繩貫煙葉壓而扁之繩長約五尺故其煙以度計流
人故一度爲數束零售謂之把兒煙店肆復有所謂臺片者滑
於達呼爾煙而價賤土人攬而吸之蓋靈古塔產靈古塔吉林
屬城俗呼靈古臺

達呼爾做客以煙爲最客或自吸煙遠掣其筒於口裝已煙以
進禮也將軍慶成初成齊齊哈爾買薪一車其僕方吸煙指示
堆何地忽賣薪者掣其口中筒僕以爲攘奪怒毆之不知賣者
故達呼爾也欲盡禮而反受辱入里不問僕之過歟

齊齊哈爾羊草暢茂馬食輒肥遠行者微加梁豆餘不用故養馬最易有阿敦者十家而九阿敦譯言牧羣也墨爾根等城羊草少且不佳皆以鈴鑄麥和穀草秣之馬亦茁壯然穀草刈而後食羊草較省力

五代史契丹廣澤有息雞草味美而本大馬食不過十本而飽今羊草以束計一馬日食十餘束或卽息雞種息雞唐人詩一作席箕

苦房草有章茅黃茅兩種歲久草上積沙面北處兩過青綠如苔積雪常數日不化惟春風大作不免興杜老卷我屋上三重茅之歎而丙丁有警慮尤非小

都下諺云關東三寶人獲貂皮烏拉草草細軟溫暖宜藉烏拉

故名境內有之然未若奉天吉林之多

燒柴條柳爲上葦次之蒿艾雜草又次之柳條多出布特哈葦多出齊齊哈爾城東呼爾爾河來路較遠故價貴蒿艾雜草則日日車載上市不難致然夏秋漸少價漸高農不暇爲樵故也土人刈草用芟刀如鎌柄長七八尺近刀處置曲木護刃刈時立執而左右之遠視若掃雪然

墨爾根有草和飯飼蠅蠅盡死黑龍江有樹傷於刃者屑其皮敷之傷立愈土人謂之刀瘡藥然皆不詳其名書稱漠北押不盧食之立死或卽毒蠅草

布特哈一達呼爾入山度獵陰雨恐淫鎗筒拔道旁草嚼而塞之俄覺精神頓長思御內不可忍趨歸不出門者累日同類怪

問以爲草力使然跡之不復得後達呼爾旣老壯健異常人談
者曰鹿游牝多氣絕化以草納其口卽活俗稱靈芝草達呼爾
所嚙豈卽此歟

原野草盛冬日易引荒火火起處晝如萬盞燈光熒熒地上夜
則如燈一天數十里外望見之齊齊哈爾西北索岳勒集山者
遠之七金山也乾隆間有荒火之變林木蕩然野獸焚死無算
可知火勢之大嚮邇爲難

黑龍江漲必有大木順流下土人取以造屋宇餘供炊爨足支
一年此自然之利也齊齊哈爾用木皆楚勒罕時買之布特哈
人其木由嫩江運下積城西北兩人合抱之材價銀數錢此關
內所不能然較二十年前實已三倍伐木日多入山漸遠故也

平地多榆近水多柳榆無合抱者柳皆叢生燒之戀火故條子價倍雜草條子土人謂柳也

盛暑架木鋪條子以遮陽謂之冷棚因沁屯楚勒罕時行輓冷棚布特哈辦其後一棚條子派萬東而事罷仍命辦者運入邸第爲禦冬計奇三案起弊乃革將軍宗室永琮詩紹鼠於人既無分柳棚從此不須開指此

山谷多樺木土人以爲箭筈爲鞍版爲刀柄皮以貼弓爲車蓋爲穹廬爲扎哈縫之如栲栳大擔水小盛米麩謂之樺皮斗俄羅斯亦有之極小雕鏤精巧宜貯檳榔鼻煙號老羌斗

本草樺生西北陰寒地味苦氣平無毒乳癰腐爛韃內年久樺皮燒灰酒服一錢日一服此用土人不知

宋洪忠宣皓使金流冷陁寫四書於樺葉授弟子此樺葉之見用於古人者今不聞冷陁雖在境內亦無考

松有果松杉松油松數種又有伊齊松轉爲異氣松性燥易裂入土則裂者復合堅如石伊齊地名也

松入黑龍江歲久他爲青石號安石

何秋濤云安石卽原干石

俗呼木變石

中爲礎可發箭鏃尙書礪砥砮丹魯語肅慎氏楛矢石砮卽此將軍那殷泰嘗以製研不下墨先文端公鄂爾泰恭和

御製瀛臺木變石歌有濡水不沈火不然句得石性矣或言化石者非松也小煖木也類松故從而松之存之以備一說

墨爾根協領那

里勒泰

歿數年棺化爲石則知木之變石亦不

盡因水力唐書僕骨有康干河斷松投之三年變爲青石名康

千石殆卽今日之木變石歟

內府總弓矢金桃皮出齊齊哈爾城東諸山樹高二三尺皮赤黑而裏如泥金故名金桃皮其實不結桃也歲折其枝入貢歲貢箭筈八千枝有樺有柳有青楊亦在齊齊哈爾城東採取其雕翎鷗羽貢之以備製箭者向皆折價在都購辦未詳自何年始

柞木亦名盤子木取枯心以引石火謂之木火茸歲亦充貢枯柞經雨生木耳俗呼黑菜亦曰耳子採者春去秋還山中爲棚寮以居歲無慮數千輩皆齊齊哈爾流人也布特哈懼其聚眾滋事驅逐之然利之所在終莫能禁

櫟亦柞類結實名椽子熟曰椽盤內地以之染皂旣出色乾復

可燒土人不解此用但伐之燒炭冬日鬻之齊齊哈爾車運距
城遠雪則價長黑龍江扒犁運距城近雪則價落地勢使然也
大抵燒炭多用礫木已成炭中尙有脂人家每日爐底必剔去
黑塊炭轉如血餘者始無恙蒸音訓見韻補若燭其氣輒頭涔
涔或暈眩嘔逆疾如中煤毒然初入境者不可不知

遼東鶴本方物或得其二略不加惜以遺某公日放置園中飼
以料脩頸高趾殊自得性喜浴每雨過軒舞有節或啄薪木擲
空作添籌戲丹頂日鮮乃知此物非可翫翎而籠畜之者也余
因謂某公曰是盍名放鶴園

海青一名海東青身小而健捷異常見鷹隼以翼搏擊大者力
能制鹿本草集解青鵬出遼東最俊者謂之海東青元史合蘭

府有海東青由海外飛來明一統志五國城東出海東青今歲以十一月入貢中途飼以鴨肉旦夕嘗引其爪立冰上性惡熱也

諸城送鷹鷂於幕府備選貢例在七月初旬故齊齊哈爾有鷹來立秋之諺

鷹初生曰鵠普特漢名窩雛長成曰扎發塔漢名秋黃逾歲曰呼克申漢名籠鷹故養鷹家有一籠兩籠三籠之說鷹過三籠無能爲也已

鷹見雉兔飛起而俯視曰打椿得雉兔而雙爪緊抱曰扣環遺矢曰打條腿去曰雪了養鷹之隱語也

鷹與兔相持犬來助鷹往往亦傷鷹犬與兔相持鷹來助犬往

往亦傷犬助之者志同道合傷之者忌功爭利歟

齊齊哈爾副都統巴某士著達呼爾也一日出獵見兔甫縱鷹猝墜馬左右馳而掖之起睜目大罵曰我死即死耳鷹脫屣去若當何罪其重鷹而不顧身如此

嘉慶八年將軍觀

明進白鷹十年

萬壽節站丁得白雉獻之僚屬聚觀雉無驚態一時稱異乃陪以常雉送京師

都人稱關東云棒打糜子瓢舀魚野雞飛在飯鍋裏余嘗見野雞盛時往往飛集門窗一捩而得則此言不誣然亦有貢額不足多方購補之事未可以一律論

士人得野雞例撰首於翼下故閣內有彎脖野雞之稱禮所云

獻鳥者佛其首也

野鴨二月始見西泊中嘗百十爲羣以鎗得之亦足充饌

歲貢鳥名飛籠者斐耶楞古之轉音也形似雌雉脚小有毛肉
味與雉同湯尤鮮美然較雉難得多在深林密藪故漢名樹雞
有呼沙雞者非也沙雞又一種爾雅注鴉鳩生北方沙漠地大
似鴉形似雌雉鼠腳無後趾岐尾爲鳥鷓急羣飛本草釋名突
厥雀卽爾雅鴉鳩本草集解突厥雀生塞北狀如雀而身赤諸
書所言殆卽飛籠也

春夏之交嘗見一鳥鳴屋上聲孤孤然訪其名於諸生漢軍曰
臭姑姑滿洲口音達理徹齊克達呼爾曰額鴉鴉言人人殊迄
無定名幕中偶話及之一老貳寫曰夸蘭達不記時應書乎所

謂戴勝降桑卽此余聞之豁然愈見博物之難夸爾達譯言營長土人以稱主事尊之也

關以外多雁故稱雁塞往來嘹唳南飛北向一如月令夏小正之記時燕則四月來九月去不似內地皆在社日此爲小異齊齊哈爾樹上多鳥巢鳥朝去夕還食田禾飛嘗蔽日鵲惟春冬有之餘日不知所在故鵲巢難見鵲噪亦罕聞

呼倫貝爾馬養於他域者秋日聞黃豆瓣兒聲輒垂頭不食卽廢中騰蹕嘶鳴思還故土其去也絕韉而馳暮山越澗不復由故道布特哈馬亦然將軍那啟素有愛馬布特哈種一日聞黃豆瓣兒逸去蹤跡之馬方長嘶主人穹廬外牽之不動箠之則蹄齧並施若欲甘心者物類之相感如此黃豆瓣兒野鳥名

呼倫貝爾產馬骨骼不甚高大多力善駢畜者常剪鬣而不鑿蹄向於楚勒罕時售集上吉林一帶皆來採買後當事者先以賤值拔其尤售者苦之匿其良駘潛驅多倫諾爾求善價而以所餘塞通市之責齊齊哈爾無好馬矣多倫諾爾蒙古地名俗呼騰兒上

將軍塔

爾岱

一黃馬久從行陣無一蹶之失

敕賜鄂勒哲伊圖阿爾薩朗名號鄂勒哲伊圖蒙古語有壽也阿爾薩朗國語獅子也其後將軍請告食全俸馬亦月支芻秣於有司

牛一身無棄物皮肉外油製燭骨製鐔胛製酒囊糞餅可代薪
戀火無穢氣家家與馬通並積成堆值大風與沙俱揚已

回人賣牛肉例請稅課司以火印烙牛股乃敢就屠齊齊哈爾
一牛納銀一錢餘城多寡不等余司權時戲指火印此穿鼻公
勾魂牌也聞者噓噓

土產驢羸形體皆小路馳惟呼倫貝爾有之其地不多畜豕特
食羊故其人徧有羶氣殊類蒙古

羊一歲謂之庫爾布子二歲謂之二毛子冬日宰而去毛整售
謂之羊孤盧子猶關內之謂羊腔也上並有稅課司印記無者
罰加倍

嬰兒缺乳伏山羊於炕使乳之既久羊與兒習兒啼羊遽至狀
如母子腓字誠非妄語

土人消羊皮以鹽至關內爲煤火所蒸多自裂故晉商皆以硝

熟蒙古則以牛乳熟較用硝鹽者稍柔輭而潔白遜之

人家藉犬爲守備多者畜至五六性既不馴狀尤犷狠夜深噪吠聲徹四城穿窬者所由罨罨也然白晝當門獨行者易遭其虐致婦孺往來手不釋梃則犬之材有用也德實不足稱矣布特哈田犬各擅一長精於虎者不捕野豬精於野豬者不捕雉免其捕雉免者雉免伏數矢外此能嗅而得之號聞香狗庫雅喇滿洲選家犬肥潔者畜室中飼以梁肉以備祭天然其俗平時不食犬肉不御狗皮曰忌諱今亦不盡然

呼蘭多虎虎過父子兄弟不相讓獨殺之以獻幕府余嘗見呼蘭送一虎極大云已七歲滿洲某佐領所殺也聞佐領父亦嘗殺虎可稱世勇

虞者言虎伏於莽肖鹿聲致鹿至則無所逃其口是可名黠虎
關東鹿尾見重京師齊齊哈爾諸城皆馬鹿知味者所不取謂
不如梅鹿盤大漿濃爲食家珍品梅鹿卽麋出吉林鹿茸亦然
金史以樺皮爲角吹作呦呦之聲呼鹿射之今布特哈有哨鹿
者卽呼鹿也其哨以木爲之長二尺餘狀如牛角而中空國語
謂之穆喇庫哨時吹穆喇庫能肖游牝已憊之聲則牡者姓姓
來然不能人人擅長蓋亦有獨得之妙焉

堪達漢

秦柳邊記略
作堪達韓

鹿類背上項下鬃鬃駘沈存中筆談北

方有駘鹿卽此境內諸山皆有之毛蒼黃體高大重或千觔性
極馴而水行尤速角長大色如象齒以製射鏃盛暑無穢氣然
黑章環繞勻而不暈者截數角不得其一店肆所售皆偽造也

堪達漢皮中爲韃土人食其鼻而美之號猩猩按山海經猩猩如豕而人面呂氏春秋肉之美者猩猩之脣堪達漢鼻何足以當之

四不像亦鹿類俄倫春役之如牛馬有事哨之則來舐以鹽則去鄙人賴之不殺也國語謂之俄倫布呼而異域錄稱之爲角鹿嘗見清文彙書云四不像牝牡皆有角食苔則稱角鹿不爲無本土人飼以石花卽苔也

狐有元狐青狐火狐沙狐數種元狐最上品青狐號倭刀貴遜元狐皆非境內所出惟火狐沙狐虞者得之沙狐生沙磧所謂天馬蓋舔毛轉首其腹皮也烏雲豹其額皮也土人輕裘尙此邊地不識雞毛帶何物擔塵所需以狐尾爲之冬日遠行豐狐

尾綴馬箠攬以煖手狼尾亦閒用然狐尾輕軟差勝余嘗謂狐尾拂塵雉翼扇火堪稱塞上兩解意奴或有句云塵消書案狐搖尾煙起茶爐雉展翎能道其實

舍利孫國語曰西倫轉爲舒倫虞者諱其名稱曰威呼肯孤爾孤威呼肯譯言輕也孤爾孤譯言獸也猶之稱虎曰阿勒哈爾爾孤豹曰呼敦孤爾孤皆隱語阿勒哈斑蘭之謂呼敦疾速之謂而惟舍利孫能升木謹防之否則瀕下著衣肌膚立潰此其毒於虎豹處

野豬極大其威在牙牙露吻外馬尾一拂萬莖俱斷所謂獠牙也生山谷以榛子橡子爲糧吉林者則食松子時以背抵老松拮据久之徧體皆瀝青攝沙石於毛鬣間如披七札弓弩莫能

傷惟布特哈田犬能咬腎囊致之死程子解大畜積豕之牙云豕剛躁之物而牙爲猛利若強制其牙則用力勞而不能止其躁猛若積去其勢則牙雖存而剛躁自止觀於田犬之制野豬愈見前賢說經之妙而來氏知德駁之謂天下無鬪人之豕特未見野豬故耳

黑龍江城忽一熊自北門入跳躍叫噪馬牛辟易良久不知所之一老翁語其儕曰恐有大災頃之城中火延燒殆盡此數十年前事考明季有熊入西直門或以爲熊字能火是歲都城果有回祿之變老翁非知書者所見暗合

狼夜入城殘害牲畜人家往往縛草爲人置牆頭蓋以形似者怖之亦內地壁畫灰圖意或曰草人拒鬼非也

挹婁出好貂見後漢書今之貢 挹婁貂也布特哈人歲齋糧
入山採捕利在大雪故秋卽去春始還往往有空手歸者則貂
之難得可見說者謂貂見人走入穴者取之如探囊升木則稍
難然守待旬日亦有到手之時惟匿石罅中則無計可施此亦
存乎貂丁之際遇耳

貂以榛子爲糧畜者多飼雞肉性畏人近之瞳目切齒聲如鼠
見捕嘗緣壁走承廬上狀如倒挂烏其便捷雖猿無以過之
貂皮氣煖選時官員在堂上汗嘗浹背黑龍江過夏用單袂衣
扇爲虛器至是須服絺綌脫帽露頂將軍前不然千萬張薰蒸
之氣難耐也

將軍觀

明

選貂皮嘗指黑濶者曰蘇季子敝裘未必及此列一

官應聲曰不能不能因拾黃色者進曰請看不過如是耳將軍笑而不答

貂鼻七枚燒存性酒沖服之止胃痛土人試屢驗方書不載灰鼠尾長時時掉置背上自覆其首投以榛子雙爪抱嚙如猴然出諾敏河者佳號索倫灰鼠

鷹皮不挂霜而毛易落故服者嘗少率連之爲車帷其肉則禦冬美味海鷹遞之海鷹名布勒都里糾自海中來動以萬計如羊羣履而挺擊應手皆踣此布特哈自然之利

野鼠似鷹而小國語謂之齊赫特伊肉可食而麓不足貴亦不多得

兔有兩種內興安嶺以南者體長毛襍形如貓土人呼跳兒卽

京師所謂野貓嶺以北者目赤毛純白純黑好事者捕而畜之
不食

鼠穴地行經過處踏之成坑坎故呼倫貝爾道中馬蹄易陷
多說鼠也俗呼糞鼠子

獺兒穴居小獸也毛色如土不甚煖俗以製馬褂貧者服之相
傳獺兒爲穴出積土一仰臥載之取脚尾曳之久之載土者背
毛脫落鞞僅存故俗有奴才獺兒之稱

黑龍江嫩江魚名不可枚舉鱧鱠外約略言之有敖花有哲綠
有紐摩順有發綠有草根有感條有昂次有達發哈有屈爾富
有勾辛有轟轟說者謂敖花鱠也哲綠鱠也紐摩順細鱗也發
綠魴也草根鮓也感條鱖也昂次黃鱔也達發哈方口鱖頭也

屈爾富鱈魚類也惟勾辛嶷嶷不詳何種要皆長大有餘鮮美不足一網率得千萬尾洵多魚以爲富哉

魚價素賤夏日尤甚參贊大臣愛

星阿

初謫齊齊哈爾以百錢

得雙鯉重十餘觔詫爲異然貧家買一尾老幼當飯嘗恐不足價不賤何足以聊生故五月間戶皆市魚剖而繩屬之晾屋上謂之晾魚胚子終歲用之不竭魚網極大得魚多非數十人曳之難出水故能獨織一網者此富戶也從前將軍有官網八旗備辦漁者隱受其累而將軍食魚幾何皆爲司網者中飽將軍

觀明

在鎮六年未嘗一舉官網遂廢

口云得公儉休
亦因英之意

冬日鑿冰眼下網較水面稍難而得魚亦多惟三伏歇網不下網入水易爛故也

歲貢惟鱠鯉哲綠紐摩順三種而哲綠紐摩順皆澆水使凍如在玉壺此京師所謂冰魚也

鱣鯉魚古名秦王魚音之譌也大者首專車捕之之法長繩繫又又魚背縱去徐挽繩以從數里外魚倦少休敲其鼻鼻骨至脆破則一身力竭然後戮其腮使痛自然一躍登岸索倫尤擅能

黑龍江人以鱣鯉魚胃造刮鱗粘紙補字刀刮用之勝極糊遠騎臂無膚者攤布貼之勝膏藥將軍那啟泰嘗謂黑龍江人來幕府督造累月迄無成亦地道所限

刮鱗一塊大寸許厚二分有金鐘蕉葉書函諸式一匣嘗貯九塊此尋常餽遺物其尺長如意杆大拱壁及懸磬之類皆近年

新式雕鏤尤巧得之較難

鱈魚胃本棄物適因歲製刮鱈太多漁者居奇遂需重價採買漸及於外城約計自熬胃至刻鏤非三閱月不能成器則鳩工庀材之費可知然不售賣圖利不過點染土物備上官送禮而已

鱈頭骨關內重之以爲美於燕窩土人初不愛惜近乃有關內特來收購以待價者

達發哈魚出東海歲入黑龍江逆水北行至霜降節近躍躍於呼瑪爾河不下億萬頭土人謂魚躍日果多轉爲孤東故達發哈有孤東魚之號或曰唐太宗征高麗達發哈躍入御舟帝怒謂當驅之黑水故今魚腹有印痕唐遺跡也聞之可發一噱然

謂魚入江始生牙語則不謬

達發哈魚未入呼瑪爾河取而乾之冬日餽遺外城與黑龍江凍豆腐並佳品

勾辛魚一作勾星喙長而鱗如星戲以箸探口中齧不放斷而置之釜猶躍躍欲出可稱強項魚

哈什嗎田雞類也生水邊石罅土人嗜食都門亦重之

口云子在京師

食之狀如水精味甘溫一盃之費白金半流

介之屬江中惟有大鼈然去醜而食土人不解亦不識螭蜥間有自關內帶來者羣目爲怪物不敢食

東珠產吉林江河中歲有珠戶採取入貢而珠戶亦以時至黑龍江嫩江一帶泅採則境內亦產珠之所也然私採有禁故不

易見珠且不聞有藏珠之家旱歲西泊既涸徒見老蚌纍纍仰死泥淖而已珠戶皆旗人世居吉林境內布特海烏喇城俗稱打牲烏喇

齊齊哈爾東南十餘里一坑積雨成池忽有龍見旋得白骨說者以爲龍蛻因名龍坑坑附近一林較城北崔家墳尤深密副都統瑚爾奇墓所

冬月江冰忽裂長數十丈土人以爲蛟劃開見一物波濤中蜿蜓如龍蓋蛟也

齊齊哈爾附郭無蛇蠍江西間有之蠍蠍蜈蚣之類皆非土人所識其蟲身傷人畜者馬蜂土蜂外蚊虻最毒蚊絕大飛如雨虻俗呼瞎虻集齧牛馬銳入肉須臾白者變紅故商旅夏皆夜

行避其鋒也城中蚊較少然有花草家黃昏亦不支窗坐余嘗
七月出城行數里頭面已如包穀世有言黑龍江近城無蚊蚊
不入室者皆以耳爲目語

俗呼蟋蟀曰趨趨絡繹曰聒聒蝗蝦曰刀蝦蚓曰曲蠶螢曰火
蟲蟋蝦曰矢殼蝦蜻蜒曰媽蝦阜螽曰媽蚱蛄龜曰蛛蛛皆與
內地無異惟夏秋不聞蟬聲土人亦不識蟬爲何物

口云蟋蟀
不知春秋

此許不知有蟋蟀故
北方寒而人多壽

余寓中雜栽野卉時有粉蝶栩栩來然大者少五色尤少而輒
隙多蟻穴雨前奔馳成陣或言黑龍江無蟻殊不知蟻誠自在
也

口云大槐宮處處有之奔馳
名利場者殊不自知其夢耳

黑龍江外記卷八終

大二百九十二
小五十

新刊黑龍江外記跋

右黑龍江外記八卷邵文端之曾孫西清所撰向無刊本此冊黃方伯彭年借得何比部秋濤抄本錄副重勅權巡復向黃方

伯借鈔今以屬穆校刊之重勅言既稱外記必有黑龍江志此

特拾其餘潘耳然多方覘正志不可得且如墨爾根布特哈以西外興安嶺山路可通奇乾河墨河金廠較之取道愛琿新城遡江西上之水程爲徑捷再迤西踰額爾古訥河接祖魯海圖之地直接外蒙古喀爾喀車臣汗之東界亦產金沙此一帶山脈國語謂之金阿林又江左岸之愛琿河精奇里河雅克薩城地勢遼闊五體界碑亦在境內是記中皆不能詳蓋西清亦非能身到目驗其地也惟列城台站天時物產亦可藉此記者

見大略耳重勅之言如此又書眉有隨手批識語今皆散隸文
句之下爲夾行小注刊成略記數語以志緣起又道光中陸英
頤所撰吉林外記十卷向亦未有刊本重勅仍屬校刊尙未竣
工光緒甲午十有一月長至日桐城蕭穆時病新起書于海上
廣方言館